墨子

附篇目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墨子

附篇目考

墨翟撰
畢沅校註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子彙及經訓堂叢書皆收有此書子彙不分卷爲篇五十蓋不全之本經訓本有畢沅校注故據以排印並附子彙本所載潛菴子志於後潛菴爲周子義別字

墨子敍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隊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

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幷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閒。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衞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賊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

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後敍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敍。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敍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殷。或本夏。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葬、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

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尙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敍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侃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爲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堂策檻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惕據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棄染干辛。干舊作子。

說苑作干莘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桀有侯哆。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訛能。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蔽形。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爲政。有天舊有下字。政之。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股。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期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

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如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竝尊史傳以墨附孟荀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詘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臺注

墨子卷之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
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讀如征。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尙攝中國之賢君。尙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肯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言自處于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不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究其情。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雖雜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言佞人病國。與偪臣同。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禮記云。言容詻詻。鄭

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二字疑誤。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喑。宋齊謂兒泣不止曰喑。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喑。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喑亦是。遠臣則唫。與噤音義同。史記劇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巨陰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恩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靡。挫靡爲韻。靡字麻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招與喬音相近。近伐。竭伐爲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爲韻。是故比干之殖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謂事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非一源也。據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裴引此。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女以千益。只作益。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

取不取同而已者乎。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說文云。潦。雨大皃。然此義與明瞭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也。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嶢嶢。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貉之貉。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墝。當爲磽确。磽石也。見說文。俗寫从土。何休公羊學曰。墝埆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諺憲之言。玉篇云。憲。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無入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忮也。玉篇云。忤。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當讀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說文云。詆。訶也。訐。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疑作飾莊。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字當爲義。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

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字當爲墮。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不能上也。雄雄猶勇。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舊从耒。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減也。敗也。詩云。耗斁下土。又云。耗正作秏。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當爲非。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气有欲者。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一本無此字。而已則呂氏春秋無此字。爲五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愼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又節文。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

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辛辛又愼大云。桀爲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辛。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推哆。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雅侈。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呂氏春秋。厲作虢。云虢榮二卿士。榮夷終。一本作公。史記云。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幽王染於傅公夷、蔡一本作祭。公穀。呂氏春秋作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此戮字假音。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卻。疑當爲郤。晉有郤氏。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賢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竺。案申尹莖。巫。竺。皆字之誤。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庾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記云設諸。音之緩急。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鄒人。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作黃籍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吳夫差染

於王孫雄、舊誤作雒。太宰嚭。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楚州黎之子。知伯搖一本作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呂氏春秋作樞。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作醴。誤。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呂氏春秋作皆。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擾。讀字之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性當爲生。一本作在。誤。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理猶治。則段干木、呂氏春秋云。段干木。晉人。盖受學于子夏。子夏受學于孔子。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刁。非。玉篇云。刀。丁幺切。亦姓。俗作刁。詩曰。必擇所堪。堪當爲勘字假音。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檥。榦也。儀與檥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

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此縣挂正字。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猶逸己。猶勝于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說文云。辯。治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與何如同。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犧羊、當云牛羊。豢犬豬、說文云。犧。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犧。則俱切。今作豭。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絜爲酒醴粢盛。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粢。穊也。粢。稻餅也。然則粢盛之字作齍。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

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舊脫此字。以意增。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當爲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菽正爲朮。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舊脫此字。一本有。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稷爲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城傾爲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當殃爲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仰養爲韻。民無食。則不可事。食事爲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爲韻。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主御爲韻。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漢書食貨志云。貢擔饑饟。師古曰。饑亦饟字。言須饟餉。五穀不收謂

之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餓字。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爲饑。蔬不孰爲饉。果不孰爲荒。與此異。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二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疑一饔字。說文云。饔。孰食也。而不盛。徹驂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騑。塗不芸。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塗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藝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貧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井讀如阱。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言重于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說文云。秊。穀孰也。故曰時秊。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管子揆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此其離凶餓甚矣。離讀如羅。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

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寶爪守爲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舊作槨俗寫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當爲謝荀子王霸云臺謝甚高楊倞曰謝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古無榭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墨蓋夏教故義略同

辭過第六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未知爲宮室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增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濕傷民三句太平御覽節故聖王太平御覽引作人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太平御覽引作制曰

高足以辟潤濕，辟避字假音。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足以圉風寒。劉逵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玉篇云。圉。禁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謹。廑字假音。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此下舊接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云云。今移。役當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學士校云。當在此。今移。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辟。僻字假音。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葦。文類聚引作衣皮毛。非。帶茭。說文云。茭。乾芻。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已上舊有役脩其城郭云云四十八字。今移前。絲麻梱布絹。梱字當爲稛。說文云。縈束也。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中讀去聲。足以爲輕且煖。文選注引作煗。夏則絺綌。輕且清。已上七字舊脫。據北堂書抄增。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北堂書抄引云。以適身體。以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

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贍。高誘曰。贍。足也。贍讀如澹然無爲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貝字。此俗寫。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當爲佩。古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古只作埶。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太平御覽引此。炙作庖。鼈作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飾若覆食之幕是也。饐說文云。飯傷溼也。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當爲餒。說文云。餒。饑也。雖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增。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太平御覽引作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

不勞而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衰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上俱作上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舊作子一本如此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

程繁太平御覽引作程子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說文云耨除苗間穢也耘或字此省文秋斂冬藏古只作藏息於聆當爲頖缶太平御覽引作吟謠是也缶是番字之壞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太平御覽作脫同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茅茨舊作

第期。今据太平御覽改。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舊作循。今以意改。九招。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据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

墨子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佐當爲左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萌氓字之假音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舊作異一本如此者有高牆深

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閨其自入言所從入之門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殿讀如奔而殿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卽蒲澤今蒲州府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未詳其地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爲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天泰顚於罝罔之中事未詳或以詩兔罝有公侯腹心之語而爲說恐此詩卽賦閎天泰顚事古者書傳未湮翟必有據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下疑脫一字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一本作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盧云。當云尚賢之爲政本。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一本作爲。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愼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一本有家字。也。蚤朝晏退。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若猶順。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爰。舊作予爵。盧以意改。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

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惟毋得賢人而使之。毋讀如貫習之貫。般爵以貴之。般讀如頒賜之頒。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當爲寧。經典通用此。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舊作食。一本如此。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古字以已通。一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佼。姣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

姣音狡。妖媚也。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爲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一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沛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嬀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陶河瀕。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

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濮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強也。漁雷澤。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邵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堯得之服澤之陽。服澤疑蒲澤。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漢書作媵。玉篇。媵媦二同色臻切。有媵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倂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俘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高誘曰。侁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郃陽。非。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史記索隱引作傭。築乎傅巖。孔安國書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

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乃熱照無有及也。言其罪績用弗成。亦止見有所不及耳。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孔書作鰥寡有辭于苗。曰羣后之肆。孔書作逮。在下。明明不常。孔書不作棐。傳云。輔。據此當作匪。鰥寡不蓋。孔書作侮。德威維威。孔書作畏。德明維明。乃名三后。孔書名作命。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孔書哲作折。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鄉讀如向。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一本作竆。非。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

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岸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埴訓黏土堅牢之意。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屢卽屨字省文。史記或作屨。漢書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尙賢政之本也。當云不可不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尙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尙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尙賢爲政毋同慣。下同。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一本作夫。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尙賢

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舊脫此字。一本有。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疑卽恒山之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僕侲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書正義云。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洲當爲州。圜土之上。史記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圜土也。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

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而同能。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尙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孔書作吁。來有國有土。孔書國作邦。告女訟刑。孔書女作爾。訟作詳。在今而安百姓。孔書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書兩不字作非。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距字假音。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晞疑當从目。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辟同避。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雖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一本作放。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臭、殗省文。而不相分賚也。隱慝良道慝卽匿字異文。隱匿之

字亦寫从心知經典慝惡字卽匿也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饑者不此下有脫文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皐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天泰顚南宮括散宜生紂拘文王于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贖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烝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尙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死餘財、不以相分、舊本、死俱作列、非、說文云、死、腐也、或从歹、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當爲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說文云、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而與如同、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一本作必、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

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菑。災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湊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湊月氏。正義云。湊音臻。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說文云。紀。絲別也。罔罟之有綱。說文云。綱維紘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尙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死餘財不以相分。死。舊

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尙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尙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

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尙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舊作子。一本如此。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尙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戾。診字之假音。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尙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本書多作絜。俗从水。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潔。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讀如關市譏。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

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苗。舊作貗。據下改。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文選注引此云。蚩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閒脫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當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作虐。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爲拒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爲卿。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讀如舉措。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以爲便譬。讀如辟。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

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尙同今據增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字今據增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舊作下一本如此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則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詩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

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尙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當云此爲政之本也

尙同下第十三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卽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同避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舊作蕩一本如此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

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舊作毀。一本如此。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惟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嘗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者。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者。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禍。一本如此。下同。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

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舊脫此字一本有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一本無此字是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一本作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偏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一本無此字非而同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天下既一本作計非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用之爲說也尚同一本作上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爾雅云窕閒也猶云無閒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孔書無此文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二字一本作光是

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舊脫此字。一本有。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舊脫此字。一本有。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據上文。當有之人二字。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畋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舊作唯。以意改。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察當云不可不察。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當云治之要也。

墨子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惪好之字作惪。从夂者。行皃。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一本云。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盧云。下有愛字。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二字舊倒。非。下同。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

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

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强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劍。舊作錢。據太平御覽改。練帛之冠。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脇舊作胠。據太平御覽改。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黧非古字。當爲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作黎。玉篇云。黧亦作黎。是其故是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鼓擊之字从支。鐘鼓之字从皮。而進之。舊此下有曰字。衍文。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也。左右百人有餘。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中。士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

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此濟字當爲涉。卽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沇水也。从齊者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疑卽龍門。以泄渠孫皇之水。未詳其水。北爲防原泜注。疑卽雁門泜水也。后之邸。未詳。嘑池之竇。卽虖沱河。出今山西繁畤縣。古無池字。卽沱異文。故此亦以池爲沱也。洒爲底柱。說文云灑。汛也。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鑿爲龍門。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山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貉。非攻中作貊。是。疑左傳云。狹之廣莫。于晉爲都。廣卽少廣。莫卽貊也。東方漏之陸防。陸防。疑卽大陸。在今山東鉅鹿縣。孟諸之澤。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邱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音相近。灑爲九澮。此仌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爲水名。案九仌。卽九河也。以楗東土之水。說文云。楗。門限。則此蓋言限也。玉篇。渠偃切。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吳江。宜興。武進。無錫。浙江烏程。長興七縣。皆瀕此湖也。以利

荆楚于越四字舊作楚荆越與據文選注改南夷之民江淮汝在荆五湖在越也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說文云齧也从來从亩來者亩而臧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穡與嗇通天屑臨文王慈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聞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連同輦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矜或作惸皆假音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或爲隊穆天子傳云鈃山之隊玉篇云隊以辟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闂案隊隧字皆說文闚字之省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一本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舊云士富士字衍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一本作傲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當云人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

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一本作火救水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由同猶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鄉字省文說文云鄉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鄉曩也仁人之是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故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舊此下有爲字一本無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舊作事一本如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

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當爲雍說文云。雍。瘞也。玉篇云。埋。與雍同。本書或作貍。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一本有於字。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一本有士字。是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胄。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卽取兼。卽此言行拂舊作兼費。一本如此。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此泰一本作大。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郤也。郤舊作隙。據文選注引作郤。云古隙字。郤卽卻也。說文云。隙。壁際孔也。卻。節卻也。節卻。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

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舊作萬。一本如此。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舊脫此字。以意增。萬民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當爲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卽取兼。二字舊脫。據上文增。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未止也。曰兼卽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一本作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太平御覽引有以字。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于。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孔書作命。非惟小子敢行稱亂。孔書無此八字。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孔書無此四字。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孔書作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羣猶衆。禹之征

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今湯語文。惟予小子履孔書作肆台小子。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孔書作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詳此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未知得罪于上下。孔書作未知獲戾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皆與孔書之微意。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

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一本作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荊靈王好小要舊作腰．非．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一本作握．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顚矣．玉篇云．顚．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據前後文當爲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且當爲粗．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

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拖。讀如終朝三拖之拖。陸德明易音義云。徒可反。拖。卽拖異文。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舊脫此字。據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據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一本作之。非。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一本作可。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而一本無此字。是。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獨言何樂。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

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舊上二字倒一本如此之義可爲一本作謂是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說文云握木帳也幄當从木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而靡弊腑冷不反者腑卽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爲爛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歿往舊作列住以意改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糧俗玉篇云糧同糧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此墟字正文俗从土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人以意改廣衍數於萬王逸注楚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而辟

此謂字之假音。入辟爲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舊作也言。一本如此。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注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侚者侚同上。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舊作故。以意改。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

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卽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阨。高誘曰。澠阨。今宏農澠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阨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鄳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卽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戰於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龜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卽此地也。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五湖見前。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哦字之假音。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强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

大敗之幷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舊作吾。一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勠字假音。辟門除道。奉甲與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蓋同盍。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愚之舊二字倒。以意移。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兌攻伐幷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知讀智。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舊作愚。以意改。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

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一本作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塞之字。當爲堕。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勁字从刀。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鬬。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行。謂逗撓。罪死無殺。以譂其衆。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言心相近。卽憚字。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舊作神。據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性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同忿。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强。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贏矣。偏具此物。偏當爲徧。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與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紝。機縷也。維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粮食不繼。傺食飲之時。王逸注楚辭云。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

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云子以攻罰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坼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同震高陽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乃命元宮禹親把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令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揖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說文云卿章也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文選注引作夏桀時天有賚命賚當是誥字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鸛鳴十夕餘盧云鸛字未詳若作鸛與鶴同天舊脫此字據文選注增乃命湯於鑊薶文類聚引作鑊文選注作鑊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文選注薶文類聚引作戡之此戔字之假音說文云戔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疑作降火言命祝融降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薄

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鄗薄。皆作薄。地里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爲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鷹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太平御覽作紂之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句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作亳。假音字。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烏太平御覽引作雀。銜珪。初學記引作書。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舊脫此字。據文選注。藝文類聚增。予既沈漬。藝文類聚引作濱。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戡。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太平御覽引作錫。武王黃鳥之旗。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興。天給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當爲賚。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史記楚世家云。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始討

字當爲封。此睢山之間。此卽江漢沮漳之沮。越王繄虧盧云。卽無餘也。繄舊作繄。非。以意改。出自有遽。未詳。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幷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幷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同。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爲馬然。傳子。言傳舍之人。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共同供。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舊作臣。以意改。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尙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以意增。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爲衣裘之道。冬加溫。夏加凊者。芊紲不加者去之。芊紲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凊者去之。即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紲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舊作有。以意改。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紲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紲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裘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于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

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毋同貫。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倭橐。攻城倭卽援字異文。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令當爲今。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脫字。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盧云。二字疑當爲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鞼匏。鞼說文云。韋繡也。匏當爲鞄。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食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者。禁。卽用此義。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芬字同芬。不致遠國珍恢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異物。說文云。恢。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也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謂暘谷。昧谷。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於土溜。當爲溜。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軌。史記李斯列

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匴啜土鉶徐廣曰匴一作溜說文無熘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啜於土形太平御覽引作鉶鄭君注周禮云鉶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飲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韓非子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文云頫低頭也或从人免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右憾切案緅非古字當爲繱考工記云五入爲緅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齱言如齱頭色說文繱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緅義合說文無緅字是知當爲繱夏服絺綌之衣輕且凊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曰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作止以意改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說文云堀兔窟也此窟字假音流不發洩則止流疑當爲氣據下篇有云氣無發洩於上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邱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辟同避言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逮舊作建以意改夏下潤濕上熏烝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

以祭祀。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𣦵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爲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辟同譬。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者。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舊脫此字。一本有。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舊脫此字。據上文增。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爲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則字據下當爲即。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

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傅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舊脫此字據前後文增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複出今刪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一本作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前作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且故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毋同慣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舊作槨以意改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正同征殆竭家室乎當云存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梃壺濫檻同鑑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濫高誘曰以冰水漿于其中爲濫取其冷者也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古只爲徇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言聲無次第翁縗絰翁義未詳說文云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說文云絰喪首戴也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闇當爲陬陬之訓阪隅言面瘦棱棱也盧云玉篇有闇字先外切云

瘦病也則當爲殰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辟同闢草即艸字假音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一本作晚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紝紝二字皆通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以同已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舊二字倒據後文改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當是毋譌爲毋又譌爲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同期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闇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仞忍字假音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以同已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舊有行字衍文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

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四字未詳.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未詳.而毋負己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礪當爲厲.以攻伐幷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舊作者.據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舊作者.據上文改.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反舊作乃.以意改.其所哉.故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作桐.餘書亦多作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爲人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勿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

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舊作也以二字。據後文改。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北堂書抄引作北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蛩。初學記引作鞏。一本亦作鞏。北堂書抄。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邛。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于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穀字从木。葛以緘之。既泯泯當爲犯。窆字之假音也。而後哭。滿埳古無此字。當爲坎。北堂書抄。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埳。苦感切。亦與坎同。無封。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北堂書抄。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道死。葬南已之市。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巳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巳。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爲紀邑非九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同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巳。衣衾三領。穀木之棺。後漢書注引穀作款。非。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者。以意改之。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史記集解引衾作裘。非。桐棺三寸。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葛以緘之。太平御覽。引緘作縑。注云。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爲壟。則當云爲其上壟。前漢書注作隴。若參耕之畝。則舊作取。據前漢書注改。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

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太平御覽引作以爲葬埋之法也。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閩三操。閩同韇。操同繅。假音字。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埳。捶當爲壘。說文云。壘土也。埳當爲塗。說文。玉篇。無埳字。言築塗使堅。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鄉。鄉省文。吾本言曰。意亦使法舊脫此字。一本有。其言。用其謀。句。計厚葬久喪。誠舊作請。一本如此。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也。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猶言何說。操而不擇哉。擇同釋。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輸沐之國者。輸舊作輸。不成字。據太平廣記引作輸。音普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輒才。新論作軫沐。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鮮。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易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盧云。列子作

炎。殷敬順釋文。讀去聲。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列子。朽作歿。同。太平廣記引作刳。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渠。舊作秉。據列子及太平廣記改。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爲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燻卽熏字。俗寫。謂之登遐。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言期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俱乎祭祀。說文。俱。佚也。佚訓便利。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誠舊作謂。以意改。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廣雅云所尻也玉篇云處所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愼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愼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猶云日暮途遠兩日字舊作曰以意改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門當爲澗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一本此下有我字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

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以意改。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改。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當云明知之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犧牛羊。豢犬彘。潔爲粢二字舊脫。據後文增。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當有者字。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方猶旁。或當爲溥字之壞。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據上。當有神字。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殁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

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舊作色。非。以意改。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非猶背行反此。猶倖一本作僄。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本如此。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

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倘當爲碻。言確然可知。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馴與訓同。言訓釋天之明道。知之曰。明哲維天。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愼也。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愼已。然則天之當有意字。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止舊作上。以意改。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

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愼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同譬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同以今若處大國則舊脫此字據下句增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祟也若己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一本有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愼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說文云撽芳擊也但未詳撽遂之義若豪之末豪本作豪毫字正文經典或从毛非非天之所謂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詳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播

布.以臨司民之善否.司讀如伺.俗从人.爲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焉.一本如此.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據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二字舊脫.據下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據下文亦然.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據

下云既可謂知也此句未詳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强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僇務此句非命上作無僇匪屑非命中作毋僇其務據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僇皆懲字之譌僇則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據也孫云當作無僇其務言不勤力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天下二字疑衍卽下天亦二字重文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

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據下文當有矣字。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愼之。而有處人之國也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愼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愼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政。有天正之。今

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當有祠字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可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一本有此

三字。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說文云。抎。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抎子孱矣。玉篇云。抎。于粉切。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貢不之廢也。句疑有脫誤。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强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圜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當爲志。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未詳。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

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勁舊作勁。从力。非。勁拔卽剄劌。拔音同劌。不格者。則係一本作繫。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圉舊作圍。以意改。胥靡婦人以爲舂酋。周禮云。其男子入于舂藁。女子入于舂藁。又說文云。酋。繹酒也。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未祥婦人爲酋之義。酋與酋聲形相近。說文云。抒臼也。亦舂藁義與。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緦處。未詳。說文。玉篇。無緦字。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累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以意改。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累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幷。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據上當脫担字。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累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

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舊作賁。下同。以意改。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少當爲少而。據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責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當爲志。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詰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詰字。據上文當爲語。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正同征。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借。本書尙賢中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

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三年。韋昭注國語引。三作二。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句。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轂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又案韋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從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作射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太平御覽引作韇。一引作伏弓衣。義同。而死。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鄗。韋昭注曰。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周爲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警其子。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愼之。凡殺不辜。時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憯遬也。說文云。憯。籀文。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鄭穆公。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繆。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海外東經云。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素服三絕。說文云。絕。斷刀絲也。面狀正方。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鄭穆公見之。乃恐懼葬。神曰無懼。舊脫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爲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祈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泰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爲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爲證。後世統謂之廟。祩子杖揖出祩。祝字異文。祩子。卽祝史也。玉篇云。祩。之兪切。呪詛也。又音注。與言曰。言神馮于祝子而言也。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與牷同。春秋冬夏選失時。選同算。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繈絡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師古曰。卽今之小兒繃也。居文反。鮑何與識焉。盧云。此云在荷繈之中。則非

春秋時宋文公也。官臣觀辜特爲之祟。子舉揖而橐之。橐同敲。殪之壇上。當是時。舊脫此字。一本有。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舊脫此字。一本有。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愼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事類賦引作公。之臣。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增。有所謂王里國、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中里徼者。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檄。下同。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由與猶同。故兩作。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盟齊之神社。事類賦無神字。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於是泏洫。說文云。泏水皃。讀若窟。洫未詳。疑血字。言以水漯血。搖羊而漉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灑社。則漉當爲灑字之誤。搖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挶字。云磊搖也。烏可。烏寡。力可。三切。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羊起而觸之。事類賦引作觸中里檄。折其腳。祧神之疑當云跳神之社。而橐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當爲盟。先不以其請者。請當爲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當爲情。下同。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若

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菆位。菆蕝字假音。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語曰。茅蕝表坐。韋昭曰。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毛。粹字假音。作倅。異文也。以爲犧牲。珪璧琮舊作璜。本如此。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效。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詞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當爲猶。恐後世子孫不能敬。君以取羊。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蕃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爲祥。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

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此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隹古惟字舊誤作佳。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舊作佳。亦誤。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閒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大戰于甘。其地在今陝西鄠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勦字同剿。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此孔書甘誓文。文微有不同。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

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卽須也需亦从而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舊作現非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當爲澗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恃舊脫此字一本有富貴衆强勇力强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致湯以車九兩鳥陳鴈行湯乘大贊疑聲字犯遂下衆人之蠭遂疑有誤字王乎禽當爲手禽或云乎同呼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鄗遂禽格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案移卽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侈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侈戲犧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舊脫力字人字據太平御覽增推哆大戲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捕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

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强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太平御覽引作訶天侮鬼太平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未詳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讀如仲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轘是言繫之朱輪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寡畫字假音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强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即鬩詳字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死一本作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絜爲酒醴粢盛以敬愼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犆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

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一本無此字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當云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一本無此字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拆壤垣舊作坦以意改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何許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

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作吹篪竽。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强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强。聲不和調。明不轉朴。朴疑卽正字。玉篇云。卽。補目切。目骨。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强。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眉。一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卽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爲名。亦卽眉也。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旣已具矣。據上文。當有王公二字。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鏞字。說文玉篇。俱無。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舊脫三字。一本有。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定王時。與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糠

字从禾。俗寫誤从米。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一本作常。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蹄。即蹏省文。蚤。即爪假音。以爲絝屨。絝。即袴正文。說文云。絝。脛衣也。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綑。舊作細。盧云。當爲綑。與捆同。非命下。正作捆。縿。鄭君注禮記云。緣也。縿讀如綃。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舊脫此字。以意增。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

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孔書云敢有恒舞于宮是孔書作時謂巫風文見伊訓其刑君子出絲二衛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舞當爲無無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洋洋黃孔書作嘉是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孔書無此八字降之百舊作日非殃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祥玉篇云殃徐羊切女鬼也其家必壞喪孔書云墜厥宗已上文亦見伊訓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汲郡古文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薳曰夏有五觀章昭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啓乃淫溢康樂野于疑作于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句未詳莧疑筦字之誤形聲相近江聲注尚書云莧當爲莧莧喜說也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當爲天天用弗式翼式爲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儛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據此則指啟盤于游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啟子不可奪也江聲又云啟乃字當爲啟子啟子五觀也亦是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舊作請一本如此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强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駔。阻字假音。說文云。駔从馬且聲。劉逵注左思賦引說文于助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駰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廬云。廢。置也。中篇作發。觀其中國

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蓋嘗尙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嘗尙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出國家布施百姓者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此盡字之譌。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五當爲三。卽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也。說百姓之誶者。爾雅云。誶。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幹當爲榦。此管字假音。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亳當爲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毛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爲狂也。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言

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岐。岐山。周。周原。絕長繼短。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征諸侯。鄉者言曰。鄉同嚮。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中篇作勸沮。是。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而强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作者。據下文改。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貧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舊脫此字。據上文增。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涂猶術。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

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龔喪厥師。孔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龔用。喪爽。音同。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禍厥先神祗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廟弗祀。祗同示。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孔書無此文。此言武王所以非紂據上文。當有之字。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下篇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爲刑。據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以命爲有

五字。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未詳。生當爲王。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卽識字。三代之聖善人與。讀如歟。意亡亡同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愼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順同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盧云。此已上十七字。衍文。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言不糾其繆。不愼其心志之辟。辟同。外之

毆聘田獵畢弋。說文云。古文驅从支。內沈於酒樂。不曰二字舊脫。據下文增。我舊作而。一本如此。罷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一本作親。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舊作心。以意改。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當是喪厥二字。師下篇作用爽厥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言毋勠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从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僞泰誓不足據。不如此文。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文與上文篇小異。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當爲曰。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當爲夫。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

考之者有舊脫此字一本如此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據前篇當爲情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一本無此字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馳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中篇湛作沈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

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舊脫此字。一本有。術之。術同述。此皆疑衆遲樸。言沮樸實之人。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而同能。葆同保。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當作惡。或憎字。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爲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未詳。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文略見孔書泰誓。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一本作頰。舌而利其脣哆也。哆脣字省文。說文云。哆口邊也。又有脂字。云或从凡。从昏。此省日耳。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無此字。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治。不强必亂。强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貴。不强必賤。强必榮。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飽。不强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夙興夜寐。强乎紡績

織紝。多治麻統說文云。統。絲曼延也。葛緒。紵字假音。捆說文云。稛。束束也。此俗寫。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貴。句。此貴字假音。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爲便字。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抎失。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事異。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句。其與期同。言父在爲母期也。妻、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後子三年。後子。嗣子適也。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如此。伯父、叔父、弟

兄、庶子、其與期同。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句。弗與祓同。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戇愚甚矣。說文云。戇。愚也。愚。戇也。玉篇。戇。陟絳切。顏師古注漢書云。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取妻身迎。祇揣爲僕。說文云。祇。敬也。揣衣正幅。則揣亦正。意與端同。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言爲妻子法則。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舊作傳。據下文改。者當云儒者曰。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同期。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盧云。當爲服。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蓁。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私。舊作和。以意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强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夲。从天。天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般馬諫二反。陸德明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同傲倨。說文云。居蹲也。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舊作徹。以意改。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鼠藏。爾雅有鼫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陷者。頰裏也。郭云。以頰內藏食也。字林云。卽鼬鼠也。說文

云。讒。毚也。玉篇云。讒。胡鑑切。田鼠也。讒。舊作鏡。誤。而羝羊視。爾雅云。羊牡。粉。注羝。廣雅云。二歲曰羝。說文云。羝。牡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牂羊也。然則羝。粉。牂。皆牡羊。貢彘起。易大畜云。豶豕之牙。崔憬曰。說文。豶。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案說文作豮豕。崔以意改之。豮與犗義同。劇者犗假音。玉篇云。豶。扶云切。犗也。君子笑之。怒曰。散人。漢書云。宂食。注曰。文穎曰。宂。散也。說文云宂。椓也。从宀。几在屋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宂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廣雅。膍。肥也。此古字。以爲。疑有脫字。恃人之野。言禾麥在野。以爲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羿。羿省文。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一曰射師。仔作甲。仔。卽杼。少康子。盧云。世本作奧。奚仲作車。巧垂作舟。北堂書抄引作倕。太平御覽作錘。事類賦引作工倕。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粉。疑在此。然則今之鮑函車匠。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窶。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公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卽鮑也。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舊作人。以意改。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舊作強。據下文改。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

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舊作吾。據上文改。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辟同闢。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己。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說文云。噲。咽也。讀若快。噎。飯窒也。會與噲同。不言之意。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遠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舊作偏。以意改。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某字。舊作孔子諱。今改下放此。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

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孔叢引殺作弒。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趣讀促。非仁義之也。脫字。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睨寡人者衆矣。睨當爲況。此俗寫。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裾。沅案史記。作倨傲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孔叢。史記。宗作崇。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晏子。儒作博。議作儀。勞思不可以補民。三字舊脫。盧據晏子增。壽夭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說文云。營。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營。營與眴。音相近。盛爲聲樂。以淫遇民。當爲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孔叢作家。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作移。是。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二字舊脫。據孔叢增。善。於是厚其二字舊脫。盧據晏子增。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舊作志。盧改。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按史記貨殖傳云。范蠡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

爲歸於魯有頃閒齊將伐魯言伺其閒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言孔子之責也孔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舊作於據孔叢改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句決植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此云決植即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門植以縱之孔某窮於蔡陳之間孔叢窮作厄黎羹不糂藝文類聚引作黎蒸不糂北堂書抄作不糝太平御覽作糂一作糝荀子云七日不火食黎羹不糂楊倞云糂與糝同蘇覽反說文云糂以米和羹也一日粒也古文糂从參則糂糝古今字十日子路爲享豚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烹俗寫耳享即烹字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藝文類聚引作不問肉所從來即食之號人衣號褫字之譌孔叢作剝以酤酒孔叢酤作沽同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文選注引反作異孔某曰來吾與女當爲語女曩與女爲苟生苟且今與女爲苟義舊云曩與女爲苟義脫五字據文選注增夫飢約則不辭忘此字衍妄取以活身贏飽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就然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叟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云記曰舜見瞽叟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造案就蹙造三音皆相近此時天下圾乎圾舊作坡以意改孟子韓非子作岌岌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亦舍舊作舍亦盧云如此家

室而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貢季路輔孔悝亂舊脫此字。據孔叢云以亂衛。增。乎衛。陽虎亂乎齊。孔叢作魯。佛肸以中牟叛。黍雕刑殘。孔叢作漆雕開形殘。詰曰。非行已之致。莫大焉。莫上當脫一字。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濬谿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上卷七篇則自親士至三辯也此經似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此故譌錯獨多不可句讀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說文云故使爲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止以久也以同已體分於兼也孟子云有聖人之一體必不已也言事必行知材也言材知平同高也言上平慮求也謀慮有求同長以缶缶卽正字盧云正古文正亦作缶沅按唐大周石刻投心缶覺如此相盡也知接也知以接物中同長也中孔四量如一恕明也推己及人故曰明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句缶南也義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直參也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禮敬也圜一中同長也一中言孔也量之四面同長行爲也方柱隅四讙也讙疑維字實榮也實至則名榮倍爲二也倍之是爲二忠以爲利而强低也言以利人爲志而能自下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序言次序說文云耑物初生之題也孝利親也有閒中也閒隙是二者之中信言合於意也閒不及旁也言閒傑俱自作也說文云俱偕也此云自作未詳也纏閒虛也盧云纏猶墳壚之壚詔字書無此字作嗛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廉察之廉作與狙聲近言狙伺堅白不相外也令不爲所作也言使人爲之不自作攖相得也玉篇云攖結也任士損己而益所

爲也。謂任俠。說文云。粵。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爲粵。粵與任同。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敢、決。次、無聞而不攖攖也。力、刑同形。之所以奮也。言奮身是強力。法、所若而然也。若、順。言有成法可從。生、刑同形。與知處也。言人處世。惟形體與知識。佴、所然也。然猶順。佴之言貳。或爲尒字假音說文云。尒。必然也。臥、知無知也。臥而夢。似知也。而不可爲知。說、所以明也。解說。夢、臥而以爲然也。言夢中所知。以爲實然。攸不可。句兩不可也。平、句知無欲惡也。辯、爭彼也。辯勝讀如勝負。當讀如當意。也、利、所得而喜也。謂夢所見爲、窮知而儡於欲也。言知之所到而欲爲。儡同纍。害、所得而惡也。謂夢所見。已成。句亡。句治。求得也。言事既治。所求得。使、句謂故。句。說文云。故。使爲之也。譽、明美也。名、句達類私。句誹、明惡也。謂、句移舉加名舉、擬實也。知、句聞舊作聞。據經說上改。說親。句名、句實合爲。句言、出舉也。聞、句傳親。句且、舊衍一且字。以意刪。言然也。見、句體盡。句君臣萌、疑同名。或同氓。通約也。合、句缶宜。句必。句功、利民也。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賞、上報下之功也。爲、句存亡易蕩治化。句罪、犯禁也。同、句重體合類。句罰、上報下之罪也。異、句二體不合不類。句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句久、彌異時也。言不易其時。故曰久。守、彌異所也。言不移其所。故曰守。聞、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句。猶云從。所聞而得其意。心之舊作也。據下文改。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句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句損、句偏去也。言損。是去其半。服執說。音利。沅案音利二字舊注。未詳其義。巧轉。句則求其故大益。句儇、稘祇。句經說上作昫。法同則觀其同。句庫。盧云。庫疑廔。與障同。見下文。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句動、或從也。止、因以別

道。讀此書旁行。缶無非。說文云。非。違也。从飛下翅。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旁行讀之。卽正讀亦無背于文義也。此篇舊或每句兩截分寫。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讀。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句說在同。所存。句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句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句同名。句二與鬬。句愛食與招。句白與視。句麗與夫與履。句一偏棄之。謂而固言固陋。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句說在見與俱。句一與二。句廣與循。句無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句不能而不害。說在害。句損而不害。說在餘。句異類不吡。說文無此字。玉篇云。吡。吡必切。鳴吡吡。說在量。句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句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句必熱。說在頓假。句必諄。說在不然。句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句與所以知之。句與所以使人知之。句不必同。說在病。無。句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句疑。說在逢。句循。過。過擢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句物一體也。說在俱一。句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句字或徙。舊作從。以意改。說在長宇久。句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句臨鑑而立。句景到。卽今影倒字正文。多而若少。若猶順。說在寡區。句狗犬也。而殺狗非。句殺犬也可。說在重。句鑑位。當云鑑立。古位立字通。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句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圜景一。不堅白。說在荊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以檻爲搏。於以爲無知也。說在意。句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仵。卽午字異文。玉篇云。

仵古吳切偶敵也非此義景不從說在改爲句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斬玉篇云斬知略切破也盧云非此義此當與斫斷義同沅案斬即斷字異文耳則不動說在端句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誉然句景迎日說在搏缶而不可擔說在搏句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句宇進無近說在敷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句循以久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一句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句契與枝板說在薄句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句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句倚者不可正說在剃循此句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句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句唱和同患說在功句買無貴說在仮反字異文下仿此其賈句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句賈宜則讐售字古只作讐後省前漢書高帝紀云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如淳曰讐亦售也說在盡句以言爲盡諄諄說其在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句知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句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爲外內也內說在仵此亦未詳其義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棄說文云棄增也从𠫓从糸棄十黍之重也漢書注孟康曰棄音累蠡師古曰棄孟康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纍泄之纍誹之可否句不以衆寡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句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過也說在重物句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

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句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疑云不同。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此釋經上體分于兼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此釋經上知材也。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此釋經上慮求也。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此釋經上知接也。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此釋經上恕明也。仁。愛己者、非爲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此釋經上仁體愛也。言當觀仁于愛物。義。志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爲美而施之。又忘其勞。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慢焉。慢。慢字異文。等異論也。此釋經上禮敬也。行。所爲不善名。行也。所爲善名。巧也。若爲盜。此釋經上行爲也。言所爲之事。無善名。是躬行也。有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不若金聲玉服。此釋經上實榮也。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此釋經上忠以爲利而強低也。孝。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爲德。信。不以其言之常也。使人視城得金。此釋經上信言合于意也。佴。與人遇人衆悟。此釋經上佴自作也。字書無悟字。詷。爲是爲是之台一本作治。彼也。弗爲也。此釋經上詷作嗛也。廉。己惟爲之。知其也。題也。一本作知其思耳也。是此釋經上廉作非也。所令。非身弗行。此釋經上令不爲所作也。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此釋經上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言任俠輕財。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

也害之。此釋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言勇懾。力重之謂下。句與重奮也。此釋經上力刑之所以奮也。生。楹之生。楹當爲形。商不可必也。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商不可必。言不可知量。臥。句夢。句乎。句惔然。句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此釋經上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爲然也。平知無欲惡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此釋經上治求得也。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此釋經上譽明美也。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此釋經上誹明惡也。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此釋經上舉擬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虎也。虎。虎字異文。言也。謂言猶石致也。石當爲實。此釋經上言出舉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此釋經上且言然也。君。以若名者也。此釋經上君臣名通約也。名。經上作萌。誤。功。不待時。若衣裘。此釋經上功利民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句疑衍。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此釋經上賞上報下之功也。罪犯禁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是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此釋經上同異而俱之于一也。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窮。句或不容尺有窮。句莫不容尺。句無窮也。此釋經上窮或有前不容尺也。盡。但止動。此釋經上盡莫不然也。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此釋經上始當時也。化。若龍爲鶉。此釋經上化徵易也。損。偏。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此釋經上損偏去也。儇。朐。經作稛。民也。此釋經上儇稛秸。庫。區。穴若。斯貌常。此釋經上庫易也。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此釋經上動或從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此釋經上止以久也。其義未

詳。必謂臺執者也。臺疑揯字。說文云。臺古文揯。揯執言執持必然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此釋經上必不已也。同。捷一本作楗。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此釋經上平同高也。同長以正相盡也。中同長也。厚。惟無所大。此釋經上厚有所大也。言唯其大無所加。是所謂大也。圖。規寫攴也。此釋經上圓一中同長也。方。矩見攴也。此釋經上方柱隅四讀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此釋經上倍爲二也。端。是無同也。此釋經上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有閒。此與下閒舊作聞。俱以意改。謂夾之者也。此釋經上有間中也。閒。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疑穴字。及。及非齊之及也。此釋經上閒不及旁也。纏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此釋經上纏閒虛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此釋經上盈莫不有也。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此釋經上堅白不相外也。撄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撄相盡。體撄不相盡。端此釋經上撄相得也。此疑似字。兩有一本作目。端而后可。此釋經上似有以相撄有不相撄也。次。無厚而後可。此釋經上次無間而不撄撄也。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爲法。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伾然也者。民若法也。此釋經上伾所然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不必或不當。不若當犬。此釋經上說所以明也。攸不可兩不可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爲。句欲難其指。難。卽難異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愼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騷。臊字假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已騷。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廉外之利害。未可知也。廉字。牆俗寫。趨

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爲窮知而縣於欲之理。縣。縣字異文。讀如縣挂之類。難肺而非恕也。恕。㤅字異文。字書無此字。難指而非愚也。所爲與不所與爲相疑也。非謀也。此釋經上爲窮知而縣于欲也。大指言所知一事。必待爲之而信其利害。否則懸于欲。不以疑而自止。已。句爲衣。句成也。治病。句亡也。此釋經上已成亡。使。令謂。句謂也不必成濕。句故也。盧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溼。楊倞注荀子。引作濕。此濕字與方言義同。他合反。必待所爲之成也。此釋經上使謂故。名。物。句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句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此釋經上名達類私。若姓字。疑字。灑謂狗犬命也。狗犬。句舉也。叱狗。句加也。此釋經上謂移舉加。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慮。句說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爲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耳所聞也。非方士所阻。是人所說也。身自觀之。則親見也。前後文句。仿此例讀之。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爲也。此釋經上名實合爲。聞。或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聞傳親。見時者。句體也。二者盡也。此釋經上見體盡。古。兵立反。中志工。句正也。臧之爲。句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者兩而勿偏。此釋經上合正宜必。欲正慮利。且惡正權害。爲。早臺。句存也。病。句亡也。買鬻。句易也。霄。與消同。盡。句蕩也。順長。句治也。賮買。句化也。此釋經上爲存亡易蕩治化。同。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體同也。俱處於室。句合同也。有以同。句類同也。此釋經上同重體合類。異。二必異。句二也。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句不合也。不有同。句不類也。

此釋經上異二不體不合不類舊脫不體不字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此釋經上同異交得放有無比度多少也免蚓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爲姓故也賈宜貴賤也已上未詳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此釋經上諾不一利用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放觀宜此釋經上服執詭巧轉則求其故大益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句與生鳥句與物盡句與大小也已上釋經下止類以行人云云至說在之大小此然是必然則俱爲麋同名俱鬬不俱二三與鬬也已上釋經下五行毋常勝云云至二與鬬包句肝句肺句子句愛也橘茅句食與招也已上釋經下愛食與招白馬多白句視馬不多視句白與視也已上釋經下白與視爲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爲非以人是不爲非若爲夫勇不爲夫爲屨以買衣爲屨夫與屨也已上釋經下麗與夫與履履同屨二與一亡句不與一在句偏去未有文句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句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句謂是句則是固美也謂

也則是非美。句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已上釋經下一偏棄之云云。至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循堅白。句舉不重。句不與。箴疑當云不舉箴。非力之任也。爲握者之頗字未詳。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句爵。句親行賈。句四者孰貴。句糜與霍孰高。糜與霍孰霍。蚼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已上釋經下廣與循云云至說在所謂。疑逢舊作蓬。下同。以意改。爲務則十。爲牛廬者夏寒。逢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鬬者之敝也。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爲然也。與愚也。俱。俱一。句若牛馬四足。句惟是當牛馬數。句牛數馬。句則牛馬二。句數牛馬。句則牛馬一。句若數指。句指五而五一長。已上釋經下說在俱一。字徙而有處宇。句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徙久。已上釋經下宇或徙。說在長宇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句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句則堯不能治也。已上釋堯之義也云云。至說在所異二。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盡古息。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照若射。句下者之人也高。句高者之人也下。句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廬舊作庫。盧以意改。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間。句景木梐猶言木斜。景短大。句木正。句景長小。句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已上以表言。文尙可詳。遠近臨正鑒。句景寡。句貌能白黑。句遠近梐正。句異於光。光鑒。句景當俱。就去尒當俱。尒疑亦字。俱用北。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句俱然鑒分。句鑒中之內。句鑒者近中。句則所鑒大。句景亦

大句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句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遠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已上以鏡言故招負衡木加舊作如以意改重焉而不撓句極勝重也極謂權也右校交繩句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句必捶權重相若也此錘字假音陸德明考工記音義云直僞反劉直危反相衡則本短標長標猶杪末也兩加焉重相若句則標必下句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正舊作心以意改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挈長句重者下句短句輕者上句上者愈得下句下者愈仁句繩直權句重相若句則正舊作心以意改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已上以權衡言兩輪高兩輪爲輬雜記云載以輬車鄭注云輬讀爲輕或作輕說文云輕蕃車下庫也又鄭注既夕記云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弦直也載弦其前載弦其軠玉篇云軠古胡切廣雅云軠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案軠轂音相近疑轂字異文而縣重於其前是梯舊作埽據上文改下同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拙或害之也汙公羊傳桓十年有云汙血陸德明音義云古流字梯者不得汙舊作汗據上改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跨也玉篇云跨蒲唐切跟跨欲行貌正字通以爲腿字之俗若夫繩之引軠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舢唐宋字書無比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音塡走貌倚焉則不正誰竝井字異文石粲石耳已上以車制言夾寤寢字省文者法也方石去地尺句關石於其下句縣絲於其上句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

石。句挈也。絲絕。句引也。未變而名易。句收也。買。刀謂泉刀。羅相爲賈。句刀輕則羅不貴。句刀重則羅不易。句王刀無變。句羅有變。句歲變羅。句則歲變刀。句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句則讐缶賈也宜不宜缶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句嫁子無子。句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爲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非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也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爲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重問者曰。子智亂乎。亂當爲亂。卽贏省文。應之曰。亂何謂也。彼曰亂施。則智之。若不問亂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大常據下文當爲堂。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句一主所存以問存者。句五合。水土火。句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府疑同腐。木離木。若識糜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指壽。說

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瘧病之之於瘧也。瘧即瘡省文。說文云。瘧熱寒休作。今經典省几。此省匸。一也。匸即爪字。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句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據下文作臛。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臛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句是聲也於今。句所義之實處於古。句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牖。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荊沉。荊之貝也。則沈淺。非荊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搏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也。件當爲舛異文。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斬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爲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斬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斬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九一本作凡。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已上釋經下。臨鑑而立景云云。至說在搏。偃字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已上釋經下。景之大小云云。至說在先後。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

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已上釋經下。法者之相與也云云。至說在方。物俱然。句牛狂與馬惟異。句以牛有齒。句馬有尾。句說牛之非馬也。不可。句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盧云。當有牛字。之與馬不類。句用牛角。盧云。用牛當爲牛有。馬無角。句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句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句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已上釋經下。牛馬之非牛云云。彼。正名者彼此。句彼此可。句彼彼止於彼。句此此止於此。句彼此不可。句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已上釋經下。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唱無過。無所周。若粹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當有少字。而不教。功適息。已上釋經下。唱和同患云云。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句正所不智。句不以所不智。句疑所明。句若以尺度所不智。句長外。句親智也。句室中。句說智也。已上釋經下。聞所不知若所知云云。以諱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諱。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有窮則可盡。句無窮則不可盡。句有窮無窮未可智。句

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此三字疑衍。未可智。句人之盈之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詩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門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已上釋賈宜則售說在盡云云。至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爲內外。句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內。句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已上釋經下。不害愛之云云。至仵顏于一。若左目右目入。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詩。已上釋經下。有知焉有不知焉云云。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已上釋經下。誹之可否不以衆寡云云。物甚長甚短。句莫長於是。句莫短於是。句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與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已上釋經下。取上以求下也云云。至末。案此文傳寫錯謬。句讀難定。略以所知。據前後文及他篇。疏通文義。恐多臆見。以俟敏求君子更正之。

新考定經上篇本篇云。讀此書旁行。今依錄爲兩截。旁讀成文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止。以久也。

體分于兼也。
知材也。
慮求也。
知接也。
恕明也。
仁體愛也。
義利也。
禮敬也。
行爲也。
實榮也。
忠以爲利而强低也。
孝利親也。
信言合于義也。
佴自作也。
詷作嗛也。

必不已也。
平同高也。
同長以缶相盡也。
中同長也。
厚有所大也。
日中正南也。
直參也。
圜一中同長也。
方柱隅四讙也。
倍爲二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有閒中也。
閒不及旁也。
纖閒虛也。
盈莫不有也。

廉。作非也。
令。不爲所作也。
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力。形之所以奮也。
生。形與知處也。
臥。知無知也。
夢。臥而以爲然也。
平。知無欲惡也。
利。所得而喜也。
害。所得而惡也。
治。求得也。
譽。明美也。
誹。明惡也。
舉。擬實也。
堅。白不相外也。
攖。相得也。
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
次。無閒而不攖也。
法。所若而然也。
佴。所然也。
說。所以明也。
攸不可。兩不可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爲。窮知而儮于欲也。
已。成亡。
使。謂故。
名。達、類、私。
謂。移、舉、加。
知。聞、說、親。名實合爲。

言出舉也。
且、言然也。
君臣名通約也。
功利民也。
賞上報下之功也。
罪犯禁也。
罰上報下之罪也。

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盡莫不然也。
始當時也。
化徵易也。
損偏去也。
儇稠祇。

聞傳、親。
見體盡。
合缶、宜、必。
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
爲存、亡、易、蕩、治、化。
同重、體、合、類。
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之于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
聞耳之聰也。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言口之利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辨也。
諾不一利用。
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法同則觀其同。

廩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

讀此書旁行正無非。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者。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蠶爲鶉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按經下云。過仵景不從。說在改爲。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尚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證。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據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盛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言不如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說文云。葬。臧也。即藏字正文。謂葬親。非愛其親也。以臧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當有非字。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擊。此捥字正文。舊作臗。誤。說文云。擊。手擊也。揚雄曰。擊。握也。从手。𠬜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古文擊作捥。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當爲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玉篇云。腕。烏段切。手腕亦作捥。案捥。腕。皆擊字之俗。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

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厚親薄薄。郑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言禹之厚德及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言盜之惡行及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言自重其身。不惡危難。言爲人則不避艱險。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言臧富在下。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說文云。渴。盡也。竭。負舉也。今經典多以竭爲渴。此云云者。謂盡其利以厚喪也。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爲己。語經。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爲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猶云正。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語經也。也同者。非白焉馬。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案列子。仲尼云。公子牟曰。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焉說求之無母。卽孤犢之論乎。漁大一句未詳。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義利。不義害之功爲辯。有有於秦焉。有有於焉也。智來者之焉也。愛衆衆也。此與下寡也舊俱作世。以意改。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尙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

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一本無非欲之三字。非殺滅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瑗也。說文云。瑗。半璧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一本作非。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人也。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智同知。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二當爲一。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連命者。居運。言居住或運徙。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重同。已下同字俱絕句。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鮒同。是之同。一本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强。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辯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濆也。濆字未詳。仁而無利愛利

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言歲孰歲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鼓栗。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言能追正迷惑。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言其指相若。其類在譽石。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一曰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言意多所愛。而不行者。畏難之故。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減也。其類在院下之鼠。小仁與大人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與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非。不爲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一本作虻。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紀理疑比意爲韻、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故取予爲韻、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假設是尙未行、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中去聲、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辟同譬、說文云、譬、諭也、諭、古文喻字、舉也此字疑衍、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一本作侔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句其所以然不必同、句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譬也、侔也、援也、推也、卽上四者、行而異、轉而危、句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方言云、臧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臧爲人所賤繫也、獲爲人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

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當爲事。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此所謂辯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據下當爲然。一本作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言人使之鬬。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且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且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據上當有類字。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據上無此字。非之。無故焉也。據上文二字當倒。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而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上之疑當爲大。則爲當作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舊作白。以

意改。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古愈字只作俞。太平御覽引作愈。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子舊作我。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改。將誰敺。說文云。敺。古文驅。从支。藝文類聚引作驅。耕柱子曰。將敺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藝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子墨二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太平御覽無以字。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藝文類聚引謂作問。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藝文類聚引作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藝文類聚引瞽作盲。昔者二字。藝文類聚引作若。夏后開。後漢書注引云。開冶。使蜚廉。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蜚作飛。採舊作折。據文選注改。金於山川。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而陶鑄之於昆吾。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于昆吾。吾。文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顓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十丈。卽昆吾虛也。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鬻。誤。藝文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爾雅釋魚云。龜左睨不類。右睨不若。賈公彥疏禮以爲睥睨。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龜曰。舊脫龜字。據玉海增。鼎成三足而方。玉海。三作四。不炊而自烹。此盲字俗寫。

玉海引作享。藝文類聚引作不灼自成。不舉而自臧。玉海引作藏。不遷而自行。太平御覽引作擅。說文云，擅古文遷。从手。亶聲。則擅實古擅字。後加爲擅耳。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藝文類聚引俱無而字。以祭於昆吾之墟。此墟字俗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上鄉。疑同尙饗。乙又舊脫乙字。又字作人。據藝文類聚。玉海改。言兆之由。藝文類聚作繇。無兆之二字。玉海亦作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玉海引作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北國爲韻。藝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一本作知。下同。數百歲之後哉。藝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說文云。掀。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說文云。燎。放火也。於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摻。卽操字異文。唐人別有音。非也。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義。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荊耕柱子於楚。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

一本作知下同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十金當爲千金之誤後生不敢死稱不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此譌字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謂家臣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鬬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舊作大一本如此下同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智同知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舊脫此字一本有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文選注引隋作隨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藝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蠭蠆太平御覽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口蠭蠆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蠭蠆少豪大豪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

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說遠者來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此稱仲尼者見翟未嘗輕孔非儒所斥孔子名由其門人小子之過矣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當爲之而舊者新是一本無此字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一本作知告人以所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歲閒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言自勞其足謂竹馬也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舊脫此字一本有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滶疑敖字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舊作鄉一本如此下同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即管子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傳云掌其北門之管即關也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商蓋即商奄尚

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楊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舊二字倒一本如此去之苟道舊二字倒一本如此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衞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一本作處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句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術同述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誅疑當爲述術誅遂疑皆聲誤下同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疑當爲述月令以遂爲術己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于述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舊作之一本如此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一本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

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犓豢。此豢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作芻豢。維人當爲雙人之誤。但割而和之。但割卽祖割。說文云。但。裼也。从人。旦聲。經典用但爲第字之義而忘其本。不可勝食也。舊脫不可二字。據太平御覽增。見人之作舊作生。皆據改。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言捨以爲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或當云明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二字舊作三意。據太平御覽改。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曠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評靈數千。說文云。評。召也。不可勝下當脫用字。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說文云。弇。蓋也。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二　舊云十三同卷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卽齊二字舊倒以意改過故人太平御覽引作之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太平御覽引作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何故止我太平御覽故作以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藝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間脫文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舊作成據藝文類聚改一本同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藝文類聚引作用子又節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藝文類聚引作爲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藝文類聚引順作療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藝文類聚引食作用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粢當爲齋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

文皆同此義。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默字俗寫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盧云。疑有脫誤。沅按此言三世爲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樂悲愛而有聖人之用心也。則非脫誤矣。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排猶背。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冕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未詳鉅義。黔者黑也。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

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讐焉讎卽售字正文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衞北堂書抄作使於衞關中載書甚多關中猶云扃中扃音相近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本多作讀書百篇繹史同藝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抄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夕見漆十士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柒藝文類聚引作七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北堂書抄引云相天下猶如此況吾無事何敢廢乎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均字假音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爲教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衞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閒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當脫人處二字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舊脫人字一本有於衞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後作

審曰。待女以千益。舊作盆。誤。古無鎰字。只作益。或作溢。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四兩。授我五百益。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益。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貧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之舊作也。據太平御覽改。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一本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當爲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當爲倍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舊作財。一本如此。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文選注引遇作過。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事類賦引殺作屠。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事類賦作往。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集解及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又多二字。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五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于中方。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增。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舊脫天字之字。據太平御覽增。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攫粟也。攫。拾也。一本作攘。非。以其言非吾言者。太平

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說文云鍾酒器也鐘樂鐘也此借爲鐘扣則鳴說文云扣牽馬也攷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僞疑當爲贋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已上申明知其一身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已上申明又未知其所謂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句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說文云衒行且賣也衒或字人莫知一本作之取也今子偏舊作偏以意改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言好德不如好色不强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句一行爲人篤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篤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句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

人也。公孟子戴本多作義，以意改。章甫。搢忽。搢，卽晉字俗寫。忽，卽笏字古文。尙書在治忽，亦用此字。舊作愚，誤。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質。說文云，盾，厭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爾雅云，羊牡牂。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太平御覽引作褒衣博裒。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讀如無宿諾。請舍忽。舊作愈，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句，一本作必，亦是。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句。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謂節葬節用之屬，墨氏之學出于夏，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齒，年也。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齷然在天。齷同錯。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葆，言包裹其髮，

而去丌舊作亦、知是此字之譌、丌卽其字、以意改、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有舊作無、據下文改、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而同能、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丌已下丌字、舊皆作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嗣子也、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聞、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爲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盧云、此下脫治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是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蹙、猶云勉之無已、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說文云、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爾爲聲樂、說文云、爾、華盛、言盛也、或侈假音字、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僇、國爲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當爲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三日當爲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爲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當爲裸、說文云、袒也、玉篇云、倮、赤體也、謂撅者不恭也、撅當爲蹶、說文云、僵也、一

曰跳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衆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丌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舊脫此字據上文增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此鼓字从支與鐘鼓字異彼从支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言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句反句後句言惑于此說者請反而後後留之坐進復曰鄉者先王之言有可聞當爲開者焉若先王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當爲孰辭稱議而爲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蛾同蟻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稱述孔子程子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

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烏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據一本移後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强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同期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丌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父死丌長子嗜酒而不葬丌四弟曰子與舊作無一本如此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已上八字舊脫據一本增故不欲哉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强爲之此下舊接爲善者富之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據文義移後一本此下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當爲不强爲之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盜何遽無從下今據一本移正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下今據一本在此一本又無知能爲禍福人哉六字爲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王之言有不善乎

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丌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丌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云云十六字。據一本移前。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丌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及猶兼。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二字倒。今移。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文選注引無爲字。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跂舊作跛。據文選注改。此企字假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去跂反。本或作跂。說文云。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二字異。以爲長。隱文選注引作偃。隱偃音相近。亦通。以爲廣。言企足以爲長。仰身以爲廣。偃猶仰。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言子始無若此。子之身亂之矣。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

亂之矣。是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譬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毆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言非此之爲願、無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卒字異文、作倅、讀如倉倅、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試者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言持刀之人、子墨子曰、幷國覆軍、賊敖百姓、舊作敖、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敫、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此書觀覽者少、故猶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愼勿改亂之、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此下當脫魯字、陽文君曰、今使魯謂魯陽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

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丌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未詳其事。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吾。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糧字俗寫。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丌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謂字。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一本作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

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未詳。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彡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或以此爲高誘文，則非始于葛。沅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明人妄增耳。今尚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尚而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舊作興，以意改。爲是也，夠者之恭。夠字俗寫从魚，藝文類聚引作鈞，案玉篇有夠字，云丁叫切，亦作鈞。餌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爲，大都出自六朝，凡秦以前書傳，皆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非爲賜也。賜字，一本作魚賜，藝文類聚作魚餌。鼠以蠱餌，舊作蚓，非，據藝文類聚改。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糴，糴讐則慍也。售字正作讎。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太平御覽引作吳憲，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句。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

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籍字假音。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當脫說字。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舊脫此字。一本有。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鼓字皆从支。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時吳已亡入越。故曰故吳。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此於羣臣不一本作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糶舊作糴。下同。以意改。

呂氏春秋作翟鈞之耀句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即用此文義翟亦當爲義耀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湎說文云熹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未詳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短从豆聲讀如裋藿羹胡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句家厚於始也有家厚句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四字有誤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

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駑。古字只作奴。一本作駑。說文無駑字。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此正字。餘文作腰者。後改亂之耳。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說文云。遂。亡也。从辵。豕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典多借爲豕字。而忘其本豕从意也。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句。然而反王。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于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濟。止也。嬖同僻。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說文云。靳。當膺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欲馬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舊有曰字。一本無。自魯南游楚焉。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自魯之楚。始爲舟戰之器。太平御覽引作

具作爲鉤强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强之。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量其鉤强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强。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强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强。賢於子舟戰之鉤强。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舊脫一狎字。以意增。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强。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强。賢子舟戰之鉤强。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太平御覽引作鵲。而飛之。三日不下。文選注云。案墨子削竹以爲鵲。鵲三日不行者。彼誤。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太平御覽引作匠。之爲車轄。太平御覽有也字。須臾。劉三寸之木。劉。鏤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鑽。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韓非子云。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轄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太巧。巧爲轄。拙爲鳶。與此義也。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我是予一本作與。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注。皆引作般。廣韻引作班。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張湛列子注云。雲梯可以凌虛。將以攻宋。文選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尸子云。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呂氏春秋云。自魯往。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一本作千金。是。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太平御覽引作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已上十一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一本亦有輿。即輿異文耳。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太平御覽作耳。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七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太平御覽引敝作弊。輿即輿異文。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太平御覽滿作盈。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太平御覽。狐狸作鮒魚。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說文無楩字。玉篇云。鼻縣切。楩木似豫章。陸德明爾雅音義云。鼻縣反。又婢衍反。字指云。楩木似豫章。尸子作楩。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楩。宋無長木。此猶錦繡

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三隻之誤。說文云。隻。古文事。尸子作王使。太平御覽作王之攻宋。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平御覽有。或當在此。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設以攻宋。曷爲弗取。二十三字。皆與此異。豈此文已爲後人所節與。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舊作牒。太平御覽引作楪。北堂書抄作襟。案作楪者是也。楪省爲楪。說文云。南楚謂褝衣曰楪。玉篇云。楪。徒頰切。褝衣也。楪同。又案。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縈帶爲垣。折箸爲械。則似以意改用之。公輸盤九設攻城。太平御覽一作宋。之。太平御覽引有其字。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作固。太平御覽作禦。有餘。太平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守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俱多于此文。公輸盤詘。太平御覽引作屈。文選注作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文選注引有者字。吾不言。文選注引有之字。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文選注有乃字。是。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史記集解引圉作國。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後漢書注引作楚。無攻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引作也。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庇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愼大篇。引此節文。

墨子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說文云備慎也葡具也經典通用備爲葡具之字此二義俱通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見論語諸侯畔殷周之國殷盛也孫云爾雅云殷中也言周之中葉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强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一詩傳云臨臨車也陸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鉤二詩傳云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轒陷敵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又曰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衝者從傍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按轒正字衝假音梯四案卽雲梯堙五一本作湮案當爲堕俗加土說文云堕塞也玉篇云何休曰上城具堙通典云於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幷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注云卽孫子所謂距闉也鑿地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圍而燒之柱折榽部城摧水六穴七突八空洞九蟻附十同螘孫子云將不勝心忿而蟻附注云使卒徐城上如蟻緣城殺士也轒轀十一太平御覽云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器攻圍邑有轒轀臨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周遷輿服雜事曰轒轀今之橦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說文云轒淮陽名車耑隆轒玉篇云轒輼兵車作輼輼轀音相近藝文類聚引孫

子。又作枌榆。通典云。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轀輬車。軒車十二。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推粟言輓粟。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盧云。此下當有而君用之四字。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門。舊脫門字。據太平御覽增。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句。門扇舊作問扁。據下文改。數。同促。令相接三寸。施土扇上。舊土扇作士扁。非。通典守拒法云。城門扇及樓堞。以泥塗厚。備火。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說文云。塹。阬也。塹長以力。字未詳。爲度。塹之末爲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幕舊作慕。據下文改。孔、孔舊作孜。以意改。之。疑脫閒字。各爲二幕。二鑿而繫繩。長四尺。已上縣門之法。救車火。爲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爲棧。說文云。棧。棚也。塗之。塗字俗寫从土。本書迎敵祠。亦只作涂。通典守拒法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麻一升。草一盆也。門扇薄。植。說文云。樘。壁柱。植戶植也。薄。假音字。皆鑿半尺。一寸。一涿弋。弋長二尺。說文云。橛。弋也。見疑閒字。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水。垂。雀字省文。說文云。雀。小口罌也。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鍋。言扃固之。環與扃音相近。以鍋此字疑衍。金若鐵鍱之。說文云。鍱。鏁也。此與鐍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冒也。門關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關。梳字未詳。疑作琉。關二尺。梳關一莧。管字假音。春秋左氏云。北門之

管。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貌疑視字。及視關人桓淺深。桓。表也。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已上救車火之法。城上二步一渠。高誘注。淮南子云。渠。漸也。案漸同塹。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丈。辟長六尺。二步一荅。漢書注云。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廣九尺。袤舊作表。據前漢書注改。十二尺。前漢書注云。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三步。則丈當爲長。辟同臂。二步置連梃。舊作挺。以意改。說文云。梃。一枚也。孟子音義云。丁徒頂切。通典守拒法云。連梃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已上渠荅之法。二步一木弩。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爲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弰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爲矢。節毋以竹箭。楛趙搜檢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衙。疑衝字。文未詳。及檛縱。已上木弩之法。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後漢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舊千作中。據改。毋百盧云。疑云毋下百。脫下字。或尙有脫字。以亢疾犂。此正字。漢書注作蒺藜。非。通典守拒法云。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壁皆可善方。疑繕方。二步積笠。一本作至。舊作荁。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盩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瓮。喪。藏也。丌端堅約弋。十步積摶。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竈舊脫一竈字。據太平御覽增。有鐵鐕。鬻字假音。說文云。鬻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鬻。讀若粥。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鬻。太平御覽引作鑊。容石以上者一。太平御覽引作容二石以上爲湯。戒以爲湯。已上積石笠狗屍槫竈之法。及持沙。毋下千石。毋下猶言毋過。三十步置

坐候樓。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堠樓。以版跳出爲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樓出於堞四尺。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堞。省文。廣三尺。廣四尺。當云下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傅之。夏蓋丌上。五十步一藉車。疑即巢車。巢藉音相近。藉車必爲鐵纂。說文云。纂。軸也。纂。假音字。五十步一井屏。當爲井。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尙必爲闌籠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櫳樅。舊从手。非。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丌上稱議衰殺之。言稱此而議減其上。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勒居坫。勒疑吻。坫疑坫字。說文云。坫屏牆也。又或同阼。漢書注。如淳曰。阼。近邊欲墮之意。出城十二尺。百步一井。井十甕。舊作百。步再。再十甕。據太平御覽改。以木爲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秆。一本作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爲櫓。說文云。櫓。大盾也。櫓廣四尺。高八尺。爲衝術。百步爲幽牘。未詳。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大樓。大舊作立。據太平御覽改。城中廣二丈五尺二。太平御覽引云。二百步一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鬬俾倪。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作僻倪。衆經音義云。三倉云。俾倪。城上小垣也。一云。三倉作睥睨。又作埤堄。俾倪。城上小垣也。一云。三四尉舍焉。已上候樓。井。櫳樅。木樓。井。雜杆。櫓。幽牘。立樓之法。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貍三尺。貍。蓋省文。去堞五寸。夫夫字。俱未詳。疑即扶字。所以著手。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兩舊作雨。以意改。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貍渠鑿坎。覆以瓦。冬曰以中脫一字。或是息字。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

爲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舊衍一五字十步一廁與下同圂說文云圂廁也之廁者之往也見爾雅不得操言不得有挾持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扒字未詳扒勇勇必重土舊作士以意改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爲樓加藉幕舊作墓以意改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他舊作也以意改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疑周道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通典守拒法云城上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屬一吏士一帛尉帛同伯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爲閨門兩扇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言以資格忠信可任事者已上渠表藉車道樓口積藉什長亭之法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粈說文云穅穀皮也康或省字秕不成粟也此从米非杯麩字假音通典守拒法有灰麩穅粈馬矢馬矢舊作夫據太平御覽引云備城皆收藏灰糖馬矢通典云擲之以眯敵目也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譫疑渠答假音字譫與幨同淮南子氾論云渠幨以守高誘注云渠漸也一曰甲名國語奉文渠之甲是幨幮所以禦矢也藉車行棧行樓到頡皇連梃長斧長椎長茲疑鎌字通典守拒法有長斧長錐長鎌距飛衝縣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爲爵穴舊作內以意改三尺而一爲薪皇二圂長四尺半必有潔當爲挈瓦石重二升以上上疑衍一上字城上沙舊作涉下同俱以意改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鐕焉舊作錯據上文改鐕同鑿與沙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丌本言連其本丌舊作卞以意改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

辛疑薪字。急爲壘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衘。未詳。使重室乎字疑衍。子居丌上。候適敵字假音。史記亦用此字。視丌儘狀。儘卽態字。說文云。態或从人。與丌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爲穴舊作內。以意改。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木匝而穴之。爲之且當爲具。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舊作蓋。以意改。上之。言民室中所有。盡爲城備。不從令者斬。昔築。當云皆築。七尺一居屬。疑鋸欄。五步一壘。五築有鍚。說文云。鍚。鍚鍚也。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鬬。當爲斲。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丌兩端。三步一下有脫文。已上井渠窻雜器等之法。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玉篇云。壕。胡高切。城壕也。也字疑衍。深以廣。樓撕揗守備。說文。玉篇無撕。集韻云。斯或作撕字。說文云。揗。摩也。玉篇。食尹。詳遵二切。繕利。薪食足以支。舊作交。以意改。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舊作尺。以意改。下當有以字。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管子九變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與此文相似。言有此數者。方可以守圍城。城下

里中家人各葆丌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他舊作也。以意改。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說文云。署部署。有所网屬。而毋換丌養糧也。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舊作牧。以意改。諸盆罋耕積之城下。耕疑薄字。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官桓吏。疑云周宮垣吏。四尺爲倪。陴倪也。古只作此。作堄者俗。行棧內閘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壞伐舊作代。以意改。除去之。寇所從來。若呢道傒近。說文。云尼從後近之傒。卽谿假音字。若城場家爲扈樓。禮記檀弓云。毋扈扈。陸德明音義云。音戶。廣也。大也。立竹箭天中。守天疑矢字。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下脫簡。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丈夫。丁女。老小。共四十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客舊作宕。以意改。馮面而蛾傅之。主人則先知之。二字疑倒。主人利。言主人先知。則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同隊。十萬物之衆。一本作數。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十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大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千皆當作十。凡千人當云四十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爲明塡。未詳。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塡章。從人非丌故人。乃疑及字。丌稹上作塡。是。章也。塡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人。非故相識人及有

印信者止之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率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當爲也

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言以所穴之土築垣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水濁者穴土之驗此穴土也急壍城內玉篇云壍同塹穴丌舊作內亦以意改土直之直當也說文云直正見也从乚从十从目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傅舊作傳以意改城足高地丈五尺言視城足之高于地丈五尺者穿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鞮革即通典所云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也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文選注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幕罌內井使聰耳者伏罌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太平御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甕內井中使聽聰者伏甕聽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與此微異通典守拒法云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託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云云即其法也令陶者爲月明未詳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偃仰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丌傅舊作亦傳以意改柱者勿燒柱者勿燒四字衍柱善塗丌竇際縫也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穴舊作內以意改下同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矢舊作疾以意改丌中康即穅字見說文勿滿矢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爲竈令如窯說文云窯燒瓦竈也即今窰字正文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穴且遇舊作愚據下改以頡皐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舊作翟以意改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通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

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鞴袋鼓之。卽其遺法。所云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卽下連版法也。連版。以穴高下廣陝爲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丌版。令容矛。舊作矛。以意改。參分丌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版舊作攸。以意改。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舊作弓。以意改。版而郤。此卻字俗寫。過一竇而塞之。鑿丌竇。通丌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徙舊作徒。以意改。穴內聽穴左右。急絕丌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穴土舊作內士。以意改。之攻敗矣。斬艾與柴舊作此。以意改。長尺。乃置窯竈中。先壘窯壁。迎穴爲連。鑿井傅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陝。而爲鑿井。愼勿失。城卑穴高。從穴難。二穴字。舊俱作內。以意改。鑿井城上爲三四井。內新斬當爲新鑿。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爲頡皐。必以堅杖爲夫同趺。如足兩分也。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皐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若穢矢之類。趣伏此井中。伏舊作狀。以意改。趣同促。置艾丌上七分。盆盌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丌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轄未詳。下文作菹。卽蘊省文。說文云。蘊。積也。一束樵。梁疑梁字。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當爲瑣。說文無鎖字。據備蛾傅作瑣。縣正當寇穴舊作內。以意改。口。鐵鎖長三丈。通典守拒法云。先爲桔槔。縣鐵鑕。長三丈以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隊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已上畧聽連版伏艾縣鎖備穴土之法。端環。一端鉤。鼠舊作偪。以意改。穴高七尺。五寸廣。杜閒也。尺二尺一柱。杜下傅焉。張衡西京賦云。雕楹玉碣。李善注云。廣雅云。碣。礩也。碣。古字作焉。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礩古字如此。橫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丌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竇。皆爲穴月屋。疑穴

月字。爲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卽車輪。爲葢。蓋省文。塗丌上。以穴高下廣陝爲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穴者客爭伏門。舊穴作內。客作容。以意改。轉而塞之爲窯。容舊作客。以意改。三員艾者。令丌突入。舊作亦突入。以意改。伏尺。一本無此二字。伏傅舊作付。以意改。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穴矛。舊作內矛。以意改。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卽刃之二矛。舊凡矛字作予。俱以意改。內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丌矛長七尺。穴中爲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丌身井且通。居版上。居同倨。而鑿丌一偏。舊作偏。以意改。已而移版。鑿一偏。頡皇爲兩夫。而旁貍丌植。而數鉤其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爲爵穴。下堞三尺。廣丌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苣。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爲之。言視敵而爲疏促。自視字之誤。寨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城筵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聾疑壟字。入壇苣長五節。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苣復鼓。內苣爵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什。什與鍤音近。說文云。鍤以金有所冒也。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丌貍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爲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闉池來。闉。疑當爲衝。或闉字。池。城池。爲作水甬。深四尺。堅幕。舊作慕。以意改。貍之十尺一覆以穴。舊作月。以意改。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丌中。而合幕之。而以藉車投之。爲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弋。舊俱作代。以意改。弋長七寸。弋舊作我。以意改。閒六寸。剡丌末。狗走。疑穴之可以出狗者曰狗走。廣七寸。

長尺八寸。蚤長四寸。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輕重以挈爲人數。言卽以十挈五挈名其物者。以人數也。爲薪蕘挈。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丌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丌任。城中無食。則爲大殺。殺言減。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丌中。上爲發梁。梁。橋也。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旦。疑佻達字。旦達音之緩急。比適人遂入。舊作人。以意改。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下脫簡。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適同敵。積土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雜守作羊坽。未詳其器。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疑下更有羊黔二字。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強弩之技。機藉之奇。疑卽藉車。器□□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備同憊。臨以連弩之車。杖大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圜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同弩。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檄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卽通典屈勝梯。可上下。爲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以磨疑麻。龜此蠶字之譌。卷收。舊作牧。以意改。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

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爲高樓以射道。城上以荅答卽幨也。音之綴急。說文無幨字。疑古用荅爲之。羅矢。通典守拒法云。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閣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壇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駢省文从丹。面目黧黑。黎字俗寫從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甚字。哀之。乃舊作及。以意改。管酒塊脯。當爲餽脯。饋字假音。寄子大山。昧棻當爲茅蒸。昧音同茅。坐之。以樵禽子。當云以譙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亦當爲爾字之誤。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亓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閒衆。以弱輕強。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子亓愼之。恐爲身薆。同僪。亡。強。薆。爲韻。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烟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舊作土。據太平御覽改。吾城爲之奈何。池。施。多。何。爲韻。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亓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亓中。以適廣陝爲度。環中藉幕。舊作纂。以意改。毋廣亓處。度。幕。處。爲韻。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煇鼠。舊作偃。以意改。施荅亓外。言施幨蓋之。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亓間以鐫劍。持衝十人。執劒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適同敵。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太平御覽引繁作多。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故。慮。爲韻。

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等級。施劍丌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蔡黎據備城門。當爲疾犂。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裾城未詳。文與備蛾傅同。彼裾城作置薄城外四字。下裾字俱作薄。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備蛾傅。此下有之法二字。小大盡本。備蛾傅作木。斷之以十尺爲傳。備蛾傅作斷。此傳字當爲剬之譌也。說文云。剬。古文斷。叀。古文專字。雜而深埋之堅築。備蛾傅作堅築之。雜作離。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高。高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桀。備蛾傅作置撟。縣火四尺一鉤樴。五步一籠。籠舊脫一籠字。據備蛾傅增。有鑪炭。令適人盡入煇。備蛾傅作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丌廣。終隊兩載之間。此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據備蛾傅去之。當是上三字重文之譌。一火。皆立而持鼓而撚火。備蛾傅云。待鼓音而燃。待持燃撚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从彼。說文云。撚。執也。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士。舊脫士字。據備蛾傅增。左右出穴門。擊遺師。猶言餘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數出兵施伏。舊數作素。伏作休。據備蛾傅改。夜半。城上四面鼓噪。說文云。譟。攰也。此省文。適人必或。同惑。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若此舊作也。以意改。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令耳疑瓦字。丌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通

典守拒法云。如有洩水之處。卽十步爲一井。井之內潛通引洩漏。卽其遺法。置則瓦井中。則同側。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疑瓦字。並船以爲十臨。言方舟以爲臨高之具。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弓。舊作方。以意改。必善。善同繕。言勁也。以船爲轀輼。二十船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丌二十人。人擅有弓。舊作方。以意改。劍甲鞮瞿。說文云。鞮。革履也。瞿。鑒字假音。說文云。鍑屬。十人擅苗。同矛。猶苗山卽茅山。先養材士爲異舍。食丌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轀輼。決外隄。城上爲射機。說文云。機。榦也。言矢榦。舊从手。非。今改。疾佐之。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檝者。載以弓弩鍬鐲。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營。決隄堰。覺卽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卽其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後漢書注引有爲字。一引無。一突門。突門各爲窯竈。竇入門四五尺。爲丌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後漢書注引作人。入門中四五尺。置窯。後漢書注引作窒。非。竈門旁爲橐。舊作橐。下同。據後漢書注改。又韓非子云。干城拒衝。不若堙穴伏櫜。櫜當爲橐。充竈伏柴艾。舊伏作狀。以意改。後漢書注作又置艾。寇卽入。下輔。後漢書注引作輪。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盧云。此上是問。下是

答。此處有闕文。大鋋前長尺。考工記云。鋋十之。注云。鋋讀如麥秀鋋之鋋。鄭司農云。鋋。箭足入槀中者也。說文云。鋋。銅鐵樸也。陸德明周禮音義。徒頂反。蚤長五寸。兩鋋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丌兩末。兌同銳。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邪舊作雅。據下文改。穿丌穴。令丌廣必夷。客隊疏束樹木令足以爲柴摶。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爲外面。以柴摶從橫施之。外面以强塗。毋令土漏。令丌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此杜甘棠也。說文有敫字。云閉也。讀若杜。此及杜門字。皆當爲敫之假音。以急爲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善塗丌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爲閨門。說文云。閨。持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廣四尺。爲郭門。郭門在外爲衡。以兩木當門。鑿丌木。維敷上堞。爲斬縣梁。酋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傅壤。因以內壤爲外。鑿丌。開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同敵。令耳屬城。爲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爲弩簡格。簡同闌。轉射機。機長六尺。貍一尺。兩枚合而爲之。轀轀長二尺。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鳥。下高丈。上九尺。廣喪各丈六尺。皆爲寧。亭字。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爲寧。城上爲攢火。夫長以城高下爲度。置火丌末。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積參石蒺梨。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丌貍者三尺。樹渠毋傑。同貫。堞。堞三丈。藉莫幕同。長八尺。廣七尺。丌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爲之橋。索丌端。適攻。適同敵。令一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

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竇竇唐宋字書無舊字備城門作壟疑皆壟字傳火者必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斛裕說文云裕衣物饒也言斛衣物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爲箭城上十步一銑舊从先傳寫誤也說文云銑鉼屬玉篇云直深切水缶玉篇云缶同缸容三石以上大小相雜盆盞各二財爲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爲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糜省文說文云糜糂殺散之也沙礫鐵皆爲坏斗令陶者爲薄缶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祕合束堅爲斗城上隔棧高丈二剡丌一末爲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闉池者闉同堙以火與爭鼓橐舊作橐以意改馮埴外內以柴爲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內同納弩半爲狗犀者環之牆七步而一下有脫字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愼毋追言已不謹其備且勿追寇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此高字及下疑當爲商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俚同埋城置板丌上牊未詳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揃未詳若松爲穴戶戶穴有兩蔌藁皆長極丌戶戶爲環壘石外墠即厚字說文云垕古文厚从后土此又俗加高七尺加堞丌上勿爲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橐舊俱作橐以牛皮鑪有兩缶以橋鼓之百十橋桔皐也每丌熏四十什然炭杜之然即燃正文滿鑪而益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圉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有佩隧俱鼠字之誤爲之戶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丌中穴壘之中各

一狗吠卽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爲傳士之口。受六參。約枲繩以牛丌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丌中。難穴。取城外池屑木月散之什。斬丌穴。深到界。難近穴爲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則自足。客卽穴。卽就也。亦穴而應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纔與穴等也。徹以鉤客穴者。爲短矛、短戟、短弩、窗矢。財自足穴徹以鬬。以金劍爲難。長五尺。爲銎。說文云。銎。斤釜穿也。案經典文凡以穿爲孔者。此字假音。木斮。說文云。斮。鑿木柄也。玉篇。丑利切。斮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容舊作客。以意改。三十斤以上。貍舊作狸。以意改。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爲穴高八尺。廣善爲傅。置具全牛交橐。疑茭橐。皮及坛。未詳。衛穴二。葢陳羅。鄭君注公食大夫禮云。蘆。豆葉也。說文云。羅。赤之少也。少言始生之葉。羅省文。及芟。穴徹熏之。以斧金爲斫。斮長三尺。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鑼。說文云。鑼。大錐也。玉篇云。居縛切。鋤鑼。財自足。爲鐵校。衛穴四。爲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爲橫穴八櫓。葢具橐枲。財自足。以燭穴中。葢持醞。未詳。客卽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鑿卽鼓。以盆盛醞置穴中。文盆毋少四斗。卽熏以自臨醞上。及以泏。玉篇云。泏。大水也。未詳。目。此文多壞體字。已無善本可校。

備蛾傅第六十三。蛾同螘。說文云。螘。蚍蜉也。蛾。羅也。又云。蛾。蠶化飛蟲也。經典多借爲螘者。音相近耳。傅亦附字假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强弱。遂以傅城。後上先斷。以爲洎程。城。程。爲韻。洎字未詳。斬城爲基。掘下爲室。前上舊作止。以意改。不止。後射既疾。室。疾。爲韻。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傅之守邪。蛾傅者。將之忽

者也。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汜迫之。燒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傅之攻敗矣。備蛾傅爲縣脾。疑陴字。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疑矛字。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璅說文無鎖字。此璅與瑣。皆無鎖鑰之義。古字少。故借音用之。敷縣二脾上衡。爲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難。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爲槀當爲壘。荅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索大徧之。染其索塗中爲鐵鑠據上文當爲璅。玉篇云。鑠俗。鉤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傅城。燒荅以覆之。連筵義未詳。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間廣大以圉。犯之。蝕其兩端。蝕未詳。廣雅有穌字。云大也。疑此卽矜異文。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楡若蒸。以棘爲旁。命曰火捽。一曰傅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傅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爲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爲下說鐃找長五尺。找未詳。大圉牢以上。圉疑圍。皆剡其末。爲五行。行間廣三尺。貍三尺。大耳樹之。爲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梃舊俱从手。以意改。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蓁未詳。其一後。荅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荅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說文云。暴。晞也。荅爲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貍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斲植以押。慮盧薄於木。唐大周長安三年石刻云。爰雕爰鄧。卽斲字。慮字衍文。盧薄說文云。櫨柱上枓也。薄。壁柱。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爲上下鈐說文云。茅雨刀垂也。或从金。或从手。玉篇云。鈐同鐏。鐏。鑒也。胡瓜切。而斲之。經一鉤。禾樓、維石。縣荅植內毋植外。杜格。貍四尺。高者十尺。木

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爲前行行棧。縣荅隅爲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毋。其二十鼎字。爵穴十尺一下。壤三尺。廣其外。轉脯城上。脯卽傅字。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傅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薄疑卽薾字。所謂壁柱、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當爲薄。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貍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壙。方言云。燒火虞望也。郭璞注云。今云烽火是也。此从土。俗寫耳。說文。玉篇。無此字。厚十尺。備梯云。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舊脫一門字。據備梯增。廣五步。備梯作尺。薄門板梯。貍之勿舊脫此字。據備梯增。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揭。縣火四尺一椅。備梯作鉤識。五步一竈。竈門有爐炭。傳令敵人盡入。舊作人。以意改。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舊脫此字。據備梯增。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舊作侍。以意改。鼓音而燃。卽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去。舊作榆。音之譌。據備梯改。備梯多有微異。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貴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人舊作之。據備梯改。必或。與惑同。破軍殺將。以白舊脫此字。據備梯增。衣爲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之十五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已上與黃帝兵法說同見北堂書抄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今其法存通典兵風雲氣候雜占也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知同巫卜望之氣請而已言望氣之請唯告守獨知之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舉屠酤者置廚給事弟之言次第居之古次第字只作弟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鷹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閣二人掌左閣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

中處。澤急而奏之。言居中者。擇急事奏之。澤當爲擇。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牆。無以爲客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鷄食其宍。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宍。斂以爲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爲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墾緯。靜夜聞鼓聲而譆。譆字異文。所以閽客之氣也。閽。過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譆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不脩義詳。祥同。唯乃是王。曰予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尙夜自厦。當爲厲。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左右。助也。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疑刀斗字。鼓于門。右門舊作問。以意改。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當爲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太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旗幟第六十九　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爲期。釋名云。熊虎爲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幟當爲織。詩織文鳥章。傳云。徽。織也。陸德明音義音志云。又尺志反。又作識。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北堂書抄引作金爲白旗。土爲黃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猶云彊士。爲雩旗。虎字假音。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莊旗。北堂書抄引作林旗。劍盾爲羽旗。車爲龍旗。舊作墾。據北堂書抄改。車。彼

作輿。騎爲烏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檑拆板。舉蒼旗。須灰炭稈鐵。舉赤旗。須檑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鷙旗。須皮氈麻蝶鍬钁斧鑿。舉雙兔。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亦其遺法。重質有居。言居其妻子。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愼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太平御覽引云。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有舊作者。據禮說改。大寇傅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焉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大舊作六。以意改。下同。城。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言數如此行之。寇去始解。輒部署幟如前也。而無鼓。城爲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舊作眉。據禮說改。下同。左軍。舊作在他。據禮說改。於左肩。中軍置之胸。此俗字。當爲匈。或脅。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不應。鼓主者斬。言罪其鼓主。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轠。於道之外。說文云。轠弓曲也。爲屏三十步而爲之圜。高丈。爲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舊作心。以意改。爲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

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蒨異衣章徽。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却玉篇云。卻字之俗。適守以令召賜食前矛舊作予。以意改。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斬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修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公。舊作功。一本如此。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闢假音字。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桑。言無大屋之處。當留桑以爲蔭。一本作乘。非。多財。民好食。爲內牒。說文云。牒。札也。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爲符者曰養吏。一人。辨護諸門。辨即今辦字正文。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稽留心其旁。心當爲必。或衍一稽字。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千當爲十。必郭近之。當爲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言所居曲隘。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爲上。言扞禦傷敵。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句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當爲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乃傳。言守符謹密。必有故乃傳用也。城守將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

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幷守他門。他門舊脫此字。以意增。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焉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言重家之字。子。謂富家。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衝當爲衝。說文云。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擊之。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告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當爲徇。衆經音義云。三倉云。徇。徧也。而所以備姦也。里缶與皆守當爲與守皆。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閒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心。罪車裂。說文云。斬。截也。從車。從斤。斬法車裂也。缶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舊脫得字。據下文增。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爲屏。舊必作火。屏作井。據藝文類聚改。火突高。火。藝文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說文云。突。竈突。突從穴。從火。從求省。玉篇有㚔字。徒忽切。云竈㚔。魯仲連子竈而五㚔也。未詳突突誰是。案突囪音相近。今人猶呼火窗爲煙囪。疑突義爲強。出屋四尺。愼無敢失火。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言因事

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以爲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言同伍不舉罪之。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譁。說文云。譁。轉注。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絕言亂。其缶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部吏二字舊倒。據下移。函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譁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舊作歷。以意改。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駮言語。說文云。駮。獸如馬。駮。馬色不純。據此義當爲駮。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斬得之除。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常術說文云。術。邑中道也。需敵離地。言離其所。斬。伍人不得斬。斬得之除。其疾鬬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二人賜上奉。玉篇云。俸。房用切。俸祿也。此作奉。古字。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侯。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爲關內之侯。又云。魏亦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關內侯也。輔將如今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二字舊倒。以意改。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說文云。曹。獄之兩造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曰。案即兩造。造曹音近。而蜀志林瑗曰。古者名夏。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夏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非也。勇敢爲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

門尉晝三閱之。莫說文云。莫。日且冥也。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名。鋪食此鋪食字義當作餔。說文云。餔。日加申時食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說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佑舊作佔。非。此右字。俗加人。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舊作合。以意改。有以執將。依義當爲胖。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爲人下者。常司上之。司卽伺字。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爲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爲符。符合人勞。符不合。牧守言。若城上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兪。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入。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句。夕有號。句。失號。斷。句。爲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舊作牧。以意改。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覆城踰城敵者一人。當作歸敵。

脫歸字。以令爲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蘭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智同知。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諸當爲請。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其大夫之家居者。重厚口數多少。重厚言富厚。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句燔曼延。句燔人。句斷。句諸以衆彊凌弱少。及彊姦人婦女。玉篇云。姦同姦。俗。以譴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爲荅。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言不訶止之。舊作心。以意改。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

日二升。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說文云。瘳。疾瘉也。輒造事上。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辟同避。言詐爲廢疾以避事。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塞卽賽正文。守以令益此字疑衍。邑中豪傑力鬬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幽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舊作理。以意改。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言稱敵而自毀。以其惑衆。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隅。舊作鄙。以意改。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說文云。縣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縣字。今多用梟者。說文云。梟从鳥頭在木上。義亦通。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敝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

義云。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沉案此書亦云太守。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摻即操異文。廣雅云。摻。操也。以爲二字。非。言行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可。餘皆禁之。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孤舊作狐。以意改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史記云。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然家語云。宰予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鍼人曰。新王法。有敢饋王從王者。罪及三族。酷吏列傳云。光祿徐自爲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是古軍法。非始于秦。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質宮。言質人妻子之處。守樓臨之。所以見遠。必周防之也。古者貴賤皆謂之宮。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愼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門有吏主者。門里完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閨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吏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言望氣縱有不善。而必以善告民。但私以實告守耳。無與望氣妄爲不善

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爲期其在蓴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款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牧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爲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古償只作賞此俗寫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愼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侯爲始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侯者爲異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爲之樓內環爲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爲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爲養其親若妻子爲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佩字俗寫从玉其不欲爲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利者許之三石之候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說文云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闕塞上亭守燧火者熢篆文省漢書注云孟康曰燧如覆米簍縣著契皋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卽燔然之也此二字省文晝則

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愼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據上文。暮當爲莫。爲徼職。卽徽織。徽當爲徽。說文云。徽。幟也。以絳帛箸於背。从巾。徽省聲。春秋傳曰。楊徽者公徒。東京賦云。戎士介而楊揮。薛綜注云。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亦卽徽也。說文又無幟字。當借織爲之。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卽舊作節。以意改。有驚見寇越。說文云。越。度也。言踰越而來。陳表城上。以麾指之。麾卽摩字異文。摩卽麾字省文。說文云。麾旌旗所以指麾也。从手。靡聲。玉篇云。麾。呼爲切。迹坐擊缶期。以戰備雜守篇云。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此作坐擊正期。卽擊鼓正期也。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狎近。舉三垂。入疑。脫一字。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爲之券。各當爲名。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遂同術。內。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涇之法。其罪射。謂貫耳。務色謾舌。涇當不靜。當路尼衆。尼止。舍事言舍其事。後就路。言緩。踰時不寧。其罪射。讙嘩衆。譁。駭字異文。周禮云。鼓皆譁。陸德明音義云。本亦作駭。胡楷反。李一音亥。又大儐戒鼓。鄭君注云。故書戒爲駭。則譁本戒之俗加也。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鼗軍中。句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

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鬬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伐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爲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民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言傳其言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爲埤堄堄當爲倪立初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卽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圂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似言罰之守廁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爲羊垣積土爲高以臨民句脫一字蒙櫓俱前遂屬之城民城爲韻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垣守邪羊垣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垣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句脫一字矢石無休左右趣射闌爲柱後休後爲韻望以固句脫一字厲吾銳卒愼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去舊作云以意改固顧去爲韻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卒舊脫此字據下文增乃不殆倍殆爲韻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

之。凡待煙同堙。衝雲梯臨之法。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愼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無使生舊作主。以意改。慮。恚癒高憤。說文云。恚。恨也。愚。古文勇。从心。則字字當爲愚。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不舊二字倒。以意改。怠。顧故。慮。倍。怠。爲韻。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埋舊作理。以意改。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傅葉五寸。葉即堞字。梯渠十丈一梯。渠苔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苔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爲築三亭。三亭隅。織女之。當云織如之。織古幟字。令能相救。諸距舊作詎。以意改。阜山林溝瀆。邱陵阡陌。古只爲仟伯。郭門若閣。術可要塞。及爲微職。同織。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棄舊作葉。以意改。去。唯弇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長。當。爲韻。鈞其分職。天下事得。職。得。爲韻。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喜。備。爲韻。彊弱有數。天下事具矣。數。具。爲韻。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爲辟梯。辟。卽臂字。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槧再雜爲縣梁。聲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舊作正。以意改。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火舊作又。以意改。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旦弇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號令篇。作竟。是。舉二烽。射妻。當是女垣譌字。舉三烽。藍。郭會。藍。簡聲相近。言簡郭也。謂近之。舉四烽。二藍。

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句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爲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斤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卽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斤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止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卽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其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疑斗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盧云疑十四石五升否或升字衍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卽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疑摻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槎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關鼻言爲之紐令事急可曳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言厚祿足以養其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牆外水中爲竹箭舊作箭今改下同箭尺廣二步剪於下

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言操節人。卽出門者。當記其名。百步一隊。閤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取疏此正字。下作蔬。俗。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言湛溺大水與旱。不爲。常令邊縣豫種畜芫芸烏喙祑葉。外宅溝井可窴窴同填。不可。置此其中。言此數物有毒。可置外宅。不可置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說文云。鴈。鵝也。此與鴻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令豎子爲殺鴈饗之。亦見莊子新序。東奢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粔。無得以粟。皆卽鵝也。今江東人呼鵝。猶曰雁鵝。收其皮革筋角脂葥舊收作牧。皮作支。俱以意改。葥卽考工記剗字。本堛字之譌也。羽毚皆剝之。吏檀桐白。未詳。爲鐵錍。厚簡爲衡杆。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爲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茷。說文云。橃。海中大船。臣鉉等曰。今俗別作筏。案唐隆闡禪師碑。又作栰。此作茷。皆橃假音字。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

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藺石厲矢諸材舊作林。以意改。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爲解車以枱城矣以軺車。漢書注。服虔云。軺音瑤。立乘小車也。輪軜此轂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軜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廣十尺。轅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善葢上治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舊作者。以意改。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

墨子佚文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

孔子子字皆舖所更。墨本用孔子諱。見景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見孔叢詰墨篇。疑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

堂高三尺。索隱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微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年踰十五。則聰明思慮。無不徇通矣。見裴駰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十五。非是。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傻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說苑。疑節用中下篇文。

吾見百國春秋史。見隋李德林重答魏收書。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沇。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龜鼈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抄。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微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蠭蜃見藝文類聚。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衝篇見詩正義。

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疑備衝篇文。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出於蠭蜃少豪大豪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楚之明月出□蠭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貨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

桀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綉衣裳見太平御覽。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乾脣然而不聽一引作口乾而人不聽之今鶴鷄

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見太平御覽。

神機陰開。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又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又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又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瑇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又夫至巧不用劍。又大匠大不斲。又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以爲器。刳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採摭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墨子卷之十六

卷之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樂上第三十二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之十二舊云十三同卷者。梵本分帙如此。

貴義第四十七
公孟第四十八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備梯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備水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
備蛾傅第六十三
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雜守第七十一

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爲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

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譌爲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譌也其十篇者藏本幷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然詩正義引備衡篇則尙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第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衡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尙多存與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臺會注之卽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谿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尙賢尙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據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爲經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尙存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會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卽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墨子

按漢志墨子七十一篇。今其書具在。傳本甚古。時有古文奇字。蓋非贋書也。攷其說多稱先王。高目以憂世。忘身以徇時。誠與自私自利者異撰矣。第其敢于非聖人以自是。偏曲之見。而蘄以易天下。天下之人又靡然從之。此其流弊必害義傷教。而孟氏辭而闢之。所爲嚴也。昌黎氏云。患生於末學。孔墨必相爲用。蓋其恕哉。余輯諸子。裁擇其言詞近似及文采可觀者。以備一家。諸非聖拂經複重猥雜者。悉置弗錄。覽者詳焉。丁丑夏日潛庵子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子墨

附篇目考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墨翟

校註者 畢沅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霆孫平治）

G一八七八上